



制图 李荣荣

翅膀下的村庄

张塘角村,禄口机场旁一个村庄的变迁史

张塘角村,名不见经传。去百度上搜,信息几乎为零。

虽然不知名,可是这个不算大的自然村却生活着140户人家,440位村民。这里显然并不是“不知有汉”的桃花源,站在村子的视野开阔处,每隔10来分钟,就能看到一架飞机从不远处的天空飞过。因为村子距离禄口机场太近,飞过村子的飞机还都处在爬升阶段,你可以轻易看到飞机上航空公司的标志图案。

与禄口机场为邻,张塘角村可以说是一个“翅膀下的村庄”。近日,快报记者走进这个位于南京江宁区禄口街道的村庄,试图为这个现代化背景下的村庄画像,同时也请它“开口说话”,说说自己的变迁史。

□快报记者 倪宁宁 李颖鑫/文 施向辉/摄

家门口打工

张塘角村,隶属于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石埭行政村,是石埭村下辖的15个自然村之一。

在张塘角村,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个村子的来历,多数人的认知是:我生下来它就是这个名字了。朱宏保因为是一村之长,曾经琢磨过这个事,他说据老人讲,村子因村东面的一个水塘得名——很久以前,大概是清朝年间,这个水塘边住着几户张姓人家,随着人口增加和聚集,渐渐成为了一个村落,也就被称为“张塘角村”。

张塘角村的居民区东北面,确实有一个不小的水塘,面积大概有三四亩地这么大,塘水很清,中央有一个亭子。亭子很新,一看就是新建不久的。

虽然名叫张塘角村,但是据朱宏保介绍,这却是一个杂姓村。周、张、毛、李,各种姓都有,从来没有形成过一姓独大的局面,村长姓朱,就很可能说明问题。

朱宏保的家离水塘不远,因为是自然村,村里并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办公室,他的办公室在离张塘角村不远的石埭社区,也就是石埭行政村。作为村长,他是两边跑,很多时候就在家办公。朱宏保今年57岁,按他的说法自己已经是半退休状态,但是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。他对自己村里的事情“门清”。

张塘角村现有140户人家,农业人口440人,常住人口500人。其中劳动力有200多人。全村耕地面积430亩,人均1亩多一点。

“现在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了,”朱宏保介绍说,大部分人都在外面打工。

朱宏保所说的“大部分人”,指的是劳动力人口的大部分,也就是从2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。57岁,应该算步入老年了,但朱宏保很骄傲于他的年轻时光。

29年前,1982年,朱宏保28岁,典型的小伙子,那个时候他已经从部队复员,在村里工作,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,他已经是村干部了。如果要做一个微观的乡村调查,也就是

一个村子的调查,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,这些节点有可能改变农村,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命运。

1982年,对于张塘角村来说就是这么个时间节点,在这一年,张塘角村和南京的所有村庄一样面临并勇敢地实施了一次变革。这就是所有的耕地按人口承包给了各个家庭,即包产到户,熟悉改革开放历史的人,对此肯定不陌生。

“包产到户,我们比其他地方要晚一点。”朱宏保说,因为是在特殊时期,面对新事物,统一思想需要时间。虽然上车晚了点,但还是赶上了举国一致的变革列车。

1982年之前的几年,朱宏保一家六口人,父母加上兄弟四个,全家一起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,到年底“算账”的时候,他们一家只能分得500斤口粮。

“就500斤,得不到现金分红。我们不够吃,就吃山芋,就把野菜和米饭混在一起吃。”朱宏保家的处境应该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的处境,这是变革的前夜,也是不得不变革的基本原因——穷,吃不饱。

朱宏保介绍说,改革开放前,整个张塘角村,没有一间砖瓦房,家家户户都是土坯茅草房。而现在记者在村里转上一圈,百分之九十都是两层或是三层的住宅楼。

“靠种地、打粮食,农民是建不了楼的,必须打工。”

朱宏保介绍说,目前张塘角村一年四季守在田里的人,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已经不多了,要致富必须打工,自己的那几亩地只能“赚个口粮”。

“村里有20多人在禄口机场打工,男人做保安、搬运工,妇女做卫生、服务工作;一部分人在附近的金垦职业技术学院和南航金城学院做卫生保洁、食堂等工作;有的在社区辖区内的企业打工;有的做起了小化工和经营建筑材料的老本。”朱宏保说,也有离不开耕地的,“村里有好几个种田大户,他们手里有先进的农业机械,一个人就种了好几十亩地。”

和别的地区农民不一样的,是,

张塘角村人不出南京,甚至大多数不出江宁。

也有种粮大户

张山保家位于村子的西北角,是一个三上三下的两层楼。这样的楼房,在张塘角村很普遍,但这个楼房是1988年盖的,就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了。

张山保今年55岁,面色黧黑,记者到他家的时候,他正准备出门去打零工。时间退回到1984年,那一年,苎麻行情看涨,而且涨得厉害,头脑灵活的张山保决定不种水稻麦子,种苎麻。这在当时是很冒险的事,江宁不是江阴,南京地区的农民与苏锡常相比,做事情要小心翼翼得多。但张山保还是做了,做对了就会有回报,一连两年,他都赚了。虽然第三年行情回落,赔了一些钱,但他总的来说还是赚了有两三万。1988年他花了不到一万块就起了现在的房子。在城里万元户都很稀缺的那个时候,他成了首先富起来的人。

之后,因为被苎麻价格的暴跌弄怕了,好些年,张山保都在地里面折腾,但是出息不大。2000年,对前景一筹莫展的他到上海投奔亲戚,和亲戚合伙种蔬菜。这一步他又走对了,两年后,手里攥着几万块钱,张山保回到了张塘角村。

当他看到一些外地人从村民或社区手里租来耕地进行规模生产时,他决定做一种种田大户。

第一年,他们夫妇俩从社区以每亩200元的价格租了40亩地,第二年翻了一番,他租种了80亩。8年来,他添置了许多农业机械,他有两台插秧机,每台的价钱是7000元,因为国家对种粮大户在购买大型农机上有50%的政策补贴,他买两台只花了7000元。

在这个政策下,张山保还花了35000元买了一台大型拖拉机,用来翻地、开沟。张山保这台机器,一天最少可以翻地70亩,张塘角村所有的耕地几乎都是雇张山保和他的SNK704来翻耕的。翻一亩地60元,一天翻70亩,张山保一天可以收入4200元翻地费。

现在,种粮大户张山保每年能挣八九万元。

张山保有一儿一女,都已成家。儿子跟着丈母娘在浦口开饭店,女儿大学毕业后,和女婿一起在小学教书。

儿女都很争气,不用张山保操心。他说他准备再干5年,60岁收工。

不会让儿子种田

李兴明的家就在“张塘”边上,逐水而居,这让许多村民羡慕不已。

李兴明家的房子楼上楼下四间,共180平方米。走进他家,就看见堂屋里堆着好多稻子,李兴明说一共有六七千斤。“现在稻子价钱太贱,每一百斤只有130元。”他说他等一等,如果到春天能涨到150元,他就出手。

李兴明今年47岁。1987年,因为父亲去世早,家里生活困难,他从高中辍了学,16岁的他从此开始了打工生涯。他到附近的铜山铸造厂当铸造工。铸造厂改制的那一年,也就是他干的第10个年头,他不得不离开乡另谋出路。他做过瓦工,卖过菜,四处揽活干。2001年,他“遇到”了牛奶,生活开始安定下来。目前他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,骑车送牛奶150瓶,月收入达到1500元。

天亮了,送牛奶的活就干完了,白天很空闲,李兴明就琢磨着再租几亩地种粮食,补贴家用。他自己有2亩2分地,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,他和江苏省产品质量监测站签订协议,承包了监测站的试验田,不用交租金,只要按他们的要求进行诸如农药残留的试验就行。试验照做,粮食照收,这是一笔好买卖,当然收入远不如送牛奶来得多。

今年47岁的李兴明一家四口人,他、妻子、母亲、儿子。母亲是村里的老妇女队长,已经85岁,妻子胡明芳,今年45岁,在南京的金鹰大酒店做服务员,一个月收入1500元。她一个月只有4天假,每次她都是把假期攒在一起,一个月回家一次,这样就可以和家人多呆几天了。

李兴明的儿子今年19岁,在南京工业大学读二年级,专业是交通工程,他是李兴明的希望。

“我念书少,儿子不能再耽搁了。”李兴明坦言,不会再让儿子种田,“如果从事农业,也要做农业专家。”

记者到张德英家时,她正在给一个婴儿打针。张德英今年48岁,在社区卫生室工作,打针、挂水都是她干的活。

张德英和丈夫李家海,连同儿子住两上两下的楼房,儿子今年23岁,目前在泰州科技大学上4年级,所以平常就夫妻俩在家。

和20多个同村人一样,李家海从2005起开始在禄口机场做搬运工,他很是珍惜这份工作。现在,李家海每月收入有1200元,年终奖有2000到3000元,机场方面给他办了养老、失业、医疗,没有后顾之忧。

张德英的收入是每月800元,但年终奖要比丈夫高一些。因为已经48岁了,过两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,张德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心。有一件事,她一想起来就忐忑不安。虽然她已经工作17年了,接受过相应的培训,也有各种证书,但是她始终没有成为“注册的乡村医生”。这让她惴惴不安,因为没有注册,她就可能被下岗。而下岗了,她之前所做的工作就等于白干了。她说她正在和社区协商,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。社区也表示正在积极帮她想办法,争取解决她的后顾之忧。

李家海家有3亩半田,但是因为夫妻俩都有工作,难以分身,他们只种一季稻子。大概能收4000斤,卖2000斤,留两千斤做口粮。

除了自己的工作,张德英最牵挂的就是儿子的学习了。她说,因为是民办本三,学费特别高,一年要1万5千元,加上生活费,他们已经花了10多万了。

“我希望儿子毕业后能回南京,回江宁工作。”

一迁入到统一规划的中心村。

“我们村的一些村民也迁了进去,”朱宏保说,中心村大多数村民的户口不属于张塘角村,但是中心村却坐落在张塘角,所以村子的环境管理,或者说“物业管理”也是由张塘角村负责。

“这是石埭以后的方向。”孙兆根介绍说,如果说石埭是江苏省生态示范村,那么张塘角村和中心村就是其中的标杆。

张兵是2004年从张塘角村搬到中心村的,他用小区称呼自己所在的中心村。他说当时吸引他搬到中心村来就是因为这里基础设施好、环境好。

张兵出生于1972年,一家三口人,妻子是附近的小垅头村人。他们的儿子今年16岁,在铜山中学读书。

张兵中学毕业后曾经在深圳呆过一年,然后回到张塘角村,在石埭社区工厂工作。1996年,孙兆根出任石埭村村委书记,因为张兵出门见过世面,能力强,孙兆根力主推荐他担任张塘角村的村长。从1997到2000年,张兵当了4年的村长。

“太累了,那时候要向村民们征收各种各样的费用。不像现在,政府不仅不向村民收费,而且尽可能为村民发钱,提供服务。”张兵说,大家都乡里乡亲,那个时候他都不好意思开口。2002年,卸任不久的张兵进了江宁聚能农电公司,现在年收入有5万元左右。他妻子在石埭社区商业街的网吧工作,年入1万元左右。

张兵说2008年他在禄口街以43万元的价钱买了一套面积为113平米的商品房。“给儿子结婚的,现在儿子还小,我就把房子租了出去,月租金800元。”张兵表示如果儿子以后到东山工作了,他就把这套房子换到东山。

目前张兵正在学车,他想买一辆20万左右的车。虽然他现在从家骑摩托到单位所在地铜山上班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,但是他还是想买辆车,一是开车比骑摩托舒服,“骑摩托冬天太冷。”二是张兵想等春天来了,他可以开车带老婆、儿子出去玩。张兵说他老丈人也支持他买车,表示会在资金上支持他。目前张兵买车最大的障碍就是妻子,他怕他应酬多,酒驾太危险。

目前张兵有3亩地,包括他自己的和他父亲传给他的。张兵说他完全不会种地,好在现在种地全是机械化,可以出钱请人帮忙,他只要出化肥、种子等的钱就行了。

对张兵来说,目前最要操心的就是儿子的教育问题。他希望儿子的成绩能更好些,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辅导儿子的功课了。

张兵说自己家的经济水平在村里算是中等,还有一些做老板的,家里条件更好。对张兵来说只要不比人家差就可以,关键是要活得开心。

禄口机场的邻居

张塘角村有400名农业人口,常住人口有500名。这多出来的100人,包括外地来此的打工者、种粮大户,也包括具有城镇户口,而老家是张塘角的“南京人”。

很难说,来自浙江临海的张庆伟夫妇不是属于这100人中的,因为他们只会是在张塘角村呆上一年,从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12月,时间不长不短,他们并不是租村民的房子住,而是在农田里搭一个帐篷,衣食起居都在帐篷里了。

张庆伟的帐篷紧邻宁铜公路,而在帐篷旁边,有人正在搭长条型的塑料大棚。

张庆伟今年30岁,从2008年开始,经浙江老乡介绍他到南京来种西瓜。张庆伟在南京种西瓜,因为种植、销售办法,种植面积逐年增加,今年他在张塘角村一共租种了20亩农田,这些地都是连成一片的。

“每亩的租金是700元,一共二亩,张塘角村村长朱宏保介绍说,中心村是石埭社区的居住示范村,几年前石埭社区进行村落整治,一些散落在村庄边缘位置的村民被统

加起来差不多要10万元。

张庆伟算了一笔账,他种两季。第一季,他从现在开始育苗,最早的6月份成熟上市,一直卖到7、8月;第二季从7月底开始育苗,最早可以在国庆节上市,一直卖到12月。

“每亩的产量差不多3000斤。”张庆伟预计今年的毛利润有38万,去掉10万元成本,以及孩子的学费以及回家的人情费用,最后可以落个六七万元。

张庆伟介绍说,他种的西瓜品种叫做8424,从新疆引进的,和南京的本地瓜不同,他没有嫁接,原汁原味,瓜很甜。因为他已经在南京卖了好几年瓜了,瓜好人缘也好,所以他不愁卖。

“禄口机场那边也到我这儿要瓜。他们那边电话一来,我就开车送过去,宁铜公路拓宽竣工后,运输更加方便了。”不过张庆伟也知道,秋天一到,南京人就不怎么习惯吃西瓜了。所以第二季的西瓜,基本上都批发给了浙江的老乡。

张庆伟也有发愁的事,就是担心会下大雨,瓜田淹了,所有辛苦包括本钱就会付之东流。

陪同记者一起采访的朱宏保,向张庆伟打担保:“放心,我们有很好的排涝设施。”

虽然张塘角村名不见经传,但是村里的一座桥却有点名气。

三青桥是一座石拱桥,不大,只有一个拱洞,位于张塘角村的东南部,横架在一条名为“外河”的河上。

据记载,三青桥建于清朝光绪年间,正是因为历史悠久,它也是江宁县的环保单位。外河是秦淮河的支流,不宽,但是却很长,它原来是张塘角村西北方向的“边界线”。现在已经纳入禄口机场的二期工程。

张塘角村的东面是宁铜公路,连接江宁东山镇和铜山街,有了这条公路,张塘角村人到东山和铜山都很方便。宁铜公路再往东,经过一片低洼的荒地,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坝,大坝东面是南北走向的三干河。当地人介绍,三干河是秦淮河的人工支流,上世纪70年代修建,修建的目的是为了疏導秦淮河水。

“我们村最早以前应该算作秦淮河的圩区,地势不高,修建三干河之前,每逢大雨,泛滥的秦淮河水就会把整个村子的农田淹没。”朱宏保介绍说,这么多年来,特别是最近10多年,石埭社区增设了许多农田水利设施,已经很难再发生涝灾了。而在以前,秦淮河是许多张塘角村老辈人心中的痛。

但现在,秦淮河水已经不再是肆意的人“入侵”,已经不再让村里人感到恐惧。目前,张塘角村最常见的风景,是一架一架禄口机场起飞的民航客机。

我们在农田采访的一个小时以内,共有三四架飞机在不远处的空中飞过,飞机正处在爬升阶段,很大,大得可以看到看见飞机上各航空公司的标志图案。

当地人对于这一“风景”早已习以为常,但他们都很清楚这飞机的翅膀对他们意味着什么。

“禄口机场对我们村太重要了,一方面是我们村有不少人在机场打工,帮我们解决了重要的就业问题。”朱宏保说,更重大的意义是,它让我们看到了希望,飞机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象征,看到了飞机,我们感觉现代化离我们越来越近。

朱宏保介绍说,禄口机场的二期工程已经开工,张塘角村所属的外河段,以及10几亩土地已经纳入了机场的征收范围。

“这意味着我们真正成了禄口机场的邻居。”朱宏保说,机场扩大后,村里的机遇也会随之增加不少,它有可能给我们村带来新的就业岗位,有可能会吸引外地的客商到我们这里来投资。

说到这里,朱宏保笑眯的,按他的说法就是:禄口机场为张塘角村的发展安上了一对腾飞的翅膀。